

# 地北天南 此处为安

## 九日山纪行

| 黄毅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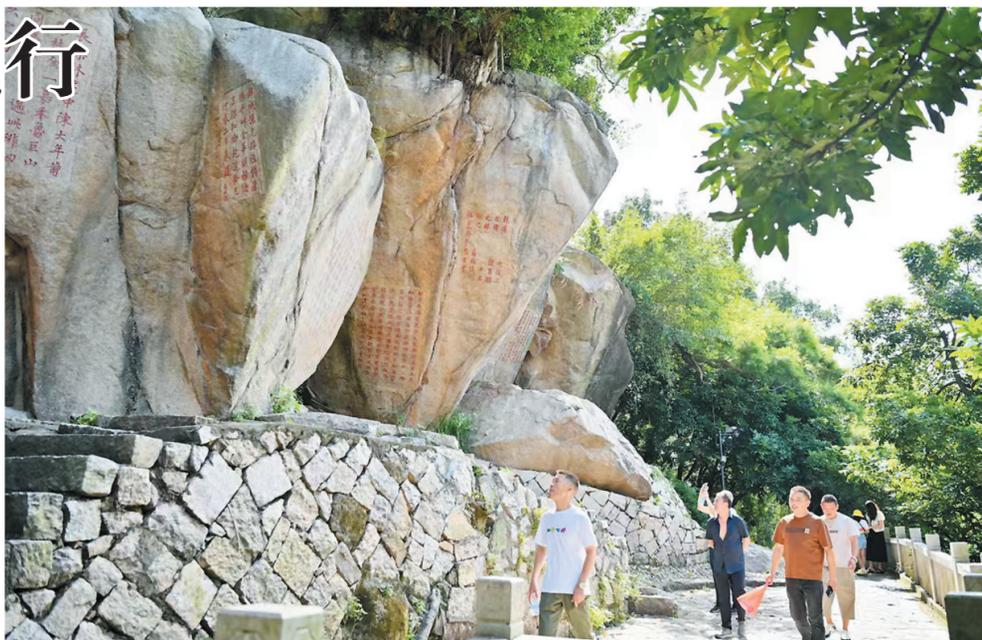
九日名山,列入世界遗产,让人们慕名而来。在秋高气爽的假日里,我追寻宋风元韵。只想去会一位素未谋面、却神交已久的隐士,揣着几分敬和静。

车到山脚,喧哗便像潮水般退去了。抬眼望,山并不高,也并无甚奇峰险壑,只是那么敦敦实实、温和地踞在那里。满山的树木郁郁苍苍,是久经风霜、沉甸甸的深绿。一条石阶小径,蜿蜒着隐入林中,像一条灰白盘旋的游蛇。我便顺着这蛇迹,慢慢地走上去。

路是幽静的,两旁的树,多是些常见的榕、樟之类,上了年纪似的,虬枝盘错,将一片天光筛得细碎,斑斑驳驳地洒在石板上,随着风动,光斑也便跟着摇曳,像无数金色的、小小的梦。空气里满是泥土和腐叶混合的气息,清冽而醇厚,吸一口到肺里,连日来的尘嚣与浮躁,涤荡得一丝不剩。偶尔有几声鸟鸣,从密林深处传来,脆生生的,却更衬出这山谷的空寂。这寂静,是有分量的,压在你的耳膜上,又像是清凉凉风,拂过脸庞。

停停走走,思绪便弥漫开来。想着这山,看过多少回这样的秋日呢?她这样沉默着,怕已有成千上万了罢。正胡思乱想着,不觉已到了一处较为开阔的平台。向导遥遥一指,说:“看,那便是了。”

顺着望去,只见一面巨大的、略带赭色的摩崖石壁,静静地立在眼前。它不像我想象的那般鳞峒张扬,反而有种被岁月磨平了棱角的圆润与安详。我走近了,伸出手,轻轻抚上去。壁面几经沧桑,带着秋雨淋漓的凉意。那些深深浅浅的刻字,便在我指尖下显出它们的形貌来。有些字迹已漫漫



九日山的摩崖石刻

本报记者 李想 摄

漉漉,与石上的苔痕、水渍纠缠在一处,需得细细地辨,方能一一认出。大多是记载某年某月,某位市舶司的官员,在此为远航的商船祈风,祝其“信道顺利,波涛晏清”。文字是简朴的,没有多少华丽的辞藻,却自有一种郑重的、殷切的期望与祝福!

俯身细看一方宋代的石刻,那笔画间,竟还残留朱红漆色,像一抹不肯褪去的晚霞,固执地守着千年誓言。我仿佛看见,也是这样的秋日,金鸡港江阔碧波,帆樯如林,“舟船继路、商使交属”。那些高耸的“南海1号”“泉州湾古船”一般的巨舶,装满了一箱箱的瓷器、丝绸、茶叶,正焦急地等待着北来的季风。一群身着官服的人,神情肃穆,在这山麓设坛祭奠,香烟缭绕中,他们的祝祷声随着山风,飘向渺远的天际。那该是怎样一种宏大叙事、关乎

国计民生的牵挂呢?这沉默的石头,冰凉的文字,原是热热闹闹的、充满人世烟火欲望的历史见证。

如今,热闹是它们的,我什么也没有。只有风,依旧是从海上来的风,穿过松林,发出呜呜的声响。这风声,与千百年前他们听到的,该是一样的罢?风是守信用的,年年岁岁,如期而至;但等待风的人,祈求风的人,以及被风送走、未归来的人,却早已化作了历史的尘烟。这风,吹了千年,吹老了岁月,吹淡了字迹,也将那一段“涨海声中万国商”的繁华,吹得无影无踪了。只剩下这石头,这信风,这山,依旧在。

我离开石刻群,向更高处走去。山顶有座石亭,甚是古朴。坐在亭中,可以望见远处的晋江,在秋阳下,像一条懒洋洋的银白色带子,缓缓地注入

大海。江海交汇之处,迷迷茫茫的,分不清哪是水,哪是天。山下的城市,高楼林立,车流滚滚,人间烟火。

此刻的九日山,便整个地躺在我的脚下了。它不像泰山那般令人仰止,也不似黄山那样奇绝入画,它只是安安静静、本分地坐在这里。它的价值,似乎不在于山本身的形态,而在于它所承载的那一重重、被时间叠压起来的记忆。它是一位忠实的记录者,将一代代人的祈愿、奔波、荣辱,都化作石头上的笔画;它又是一位超然的旁观者,看尽了潮起潮落,兴衰更迭,而后归于永恒的沉默。

下得山来,回望暮色中的九日山,轮廓已有些模糊了,像一滴硕大的、凝固的墨泪。我来时的那份空灵的心,此刻却觉得沉甸甸的,装满了山的影、石的痕、风的声音。

## 林路大厝

| 彭楚宸

南安的古厝,它不是一下子就扑到你眼前的。你得走,得拐,得在一些看似寻常的街巷里,把脚步放慢些,再慢些。譬如,在一条被晨光熨得温软的青石巷里,你的目光便会被一堵墙所挽留。那不是我们如今看惯了、用冰冷的水泥与光洁的涂料拼凑而成的立面,而是由一块块温厚的红砖砌成的。那是林路大厝,位于南安市新镇满山红村后埔自然村,是著名的闽南古民居之一。

林路是新加坡著名的华侨建筑家,所以把他的故居称“林路大厝”,它的墙主要为花岗岩和红砖结构,梁柱有钢筋水泥与木构混合,硬山式与歇山式屋顶,穿斗式木构架,地面铺设进口花砖。装饰富丽堂皇,具中西结合建筑风格。它的砖有闽南特有的胭脂砖,色泽并不均一,有的深沉如绛,有的明快似丹,风雨在上面留下了年岁的斑驳,却磨不去那骨子留下的暖意。砖与砖之间,是细细的、灰白色的缝,泥水匠人用一把小小的抹刀,将那灰浆勾勒出圆润的、微微内

凹的线脚,闽南人叫它“碰拱”。

去林路大厝时,我的指尖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去探寻那砖石的缝隙。触上去是微凉的、粗粝的,带着一点潮湿的、属于海洋性气候的呼吸。这凉意,并非拒人千里的冰冷,反倒像一声沉静的、从岁月深处传来的叹息。恍惚间,你会觉得这纵横交错的砖隙,便是一部无字的史书,那里面藏着的是燕尾脊下绵长的梦,是出洋人回望时湿润的眼,是孩童用闽南语咿呀学舌的稚嫩童谣。这缝隙,是时间的刻痕,也是记忆的血管。

南安不只有老墙的沉静。你若走到新城的边缘,便会听见另一种声音——那是塔吊旋转的轰鸣,是打桩机沉稳的夯击,是玻璃幕墙在阳光下拼接时发出的、清脆的争鸣。一片片崭新的、光鲜的建筑群,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生长起来。它们的线条是那样笔直,表面是那样平滑,像一篇用理性语法写就的现代宣言,充满了向天空冲刺的野心。站在这新旧之间,人往往会有一刹那的恍惚。一边

是密密的、充满了手工痕迹的“碰拱”,是向内收敛的、守护着无数私密悲欢的温暖;一边是阔大的、反射着天光的玻璃镜面,是向外扩张的、宣告着一个时代公共抱负的辉煌。这,难道不是一种断裂吗?

我曾将这疑惑说给一位世代居住于此的老师傅听。他正用一把小锤,小心翼翼地修补着一座古厝门楼上的砖雕。他听了,并不直回答,只指着脚下几块散落的旧砖与一旁待用的新砖,慢悠悠地说:“你看,这旧砖棱角磨圆了,性子却还是韧的;新砖边角锋利,火气也旺些。可它们说到底,都是从土里来的,都要经过火的淬炼。砌到一面墙上,旧的承着新的,新的托着旧的,日子久了,那棱角也慢慢磨合了,便又是一体了。”

我默然了。是呀,我先前只看见了“隙”,却未曾看见那“碰拱”本身。那一道圆润的灰线,它何尝只是一道填缝的泥浆?它分明是一种联结,一种过渡,一种将分离的两者

温柔地抱合起来的姿态。它承认差异,却更致力于弥合。这,不正是南安的灵魂所在吗?千百年前,它的子民便是凭着这样的智慧,将一块块木板“碰拱”成船,驶向茫茫大海,去“碰”那未知的大洋与异邦的文化。他们从不曾将“旧”牢牢捆死,也从不曾将“新”全然拒斥,他们只是用一种近乎本能的从容,将一切外来之物,细细地咀嚼,慢慢地消化,最终,都化作自身肌体的一部分。

我脚下的这座城市,它本身就是一块巨大的、正在被时光不断烧制的砖石。那古老的技艺是它的土,那奔涌的活力是它的火,而那每一个生活于其间的、平凡的你我,我们的悲欢,我们的奋斗,我们彼此间那些微小而确切的温暖,便是那一道道细细的、却至关重要的“碰拱”。正是这些看不见的“碰拱”,让历史的厚重与未来的轻盈,严丝合缝地砌在了一起,让这座名为“南安”的城,虽历经风雨千年,却依旧坚固,并且,永远保有着动人的、宜人的温度。

## 兰溪畔的千年文脉： 南安长富村史话

| 陈贝秋

兰溪如练,环绕着南安长富村的炊烟;长富山如屏,守护着这片土地的记忆。这座隶属溪美街道的村落,东接成功工业区,西连莲塘村,南同公路穿村而过,兰溪滋养两岸。从“长布”到“长富”的更名,从农耕聚落到手工业熟土的蜕变,六百余载岁月在这里沉淀出独特的历史肌理。

长富村的根脉可追溯到明代。原名“长布”,因村民沿溪两岸绵延一里布居而得名,旧属南安三十一都。民国年间,乡人取“长久富足”之意雅化为“长富”,寄寓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1970年,村庄从莲塘大队析出,1984年定名长富村委会,行政建制的变迁见证着村落的成长。全村陈姓聚居,四百九十余户人家世代相守,形成了凝聚力极强的宗族社群。

农耕文明曾是长富村的底色。兰溪不仅孕育了两岸沃土,其支流利民渠更灌溉着两千五百多亩耕地,守护着村民的生计。旧时村民以农耕为本,山地多产杨梅,每到成熟季节,红果挂满枝头,成为村落标志性物产。直到21世纪初,杨梅年产量仍近百吨,果香里飘着农耕时代的印记。村中留存的兴福堂、龙水宫等古建筑,青砖黛瓦间藏着先辈的信仰,每逢节庆,村民齐聚祈福,延续着古老的民俗传统。

近代以来,长富村在时代浪潮中悄然转型。随着南安工业崛起,村庄从单一农耕向多元产业跨越。2007年,全村经济总收入已达一千二百多万元,农民人均纯收入超六千五百元。水暖阀门、卫浴成为支柱产业,不少企业应运而生,产值超两亿元,家庭作坊也如雨后天春笋般涌现。2006年长富大桥建成通车,村道全面水泥硬化并架设路灯,基础设施的完善为产业发展铺路搭桥。

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让长富村焕发新生。近年来,村庄获评“省级森林村庄”“泉州市文明村”等称号,党群服务中心、党建文化长廊相继建成,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书香氤氲。蓝溪谷劳动实践教育基地为青少年搭建起成长平台,书法室、图书阅览室里,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交融。兰溪山洪沟治理工程的实施,既守护了生态安全,也让“山水长富”的景致更加动人。

从沿溪布居的农耕村落,到工业与文明共生的美丽乡村,长富村的历史是南安乡村发展的缩影。兰溪流淌不变的乡愁,厂房承载着新的希望,古建与新居在阳光和谐共存。这座村落用“长富”之名,书写着从生存到发展、从传统到现代的奋斗篇章,其历史脉络里,正是闽南乡村生生不息的密码。

## 九日山的独特

| 吴淑萍

在丰州的茶海上,遗落了一座仙山,恰似一座神秘的护航灯塔,使得海上万国旗帆,百家争鸣。山顶,有老者采茶,叶上清波碧绿,汤水明翠鲜嫩。用一根钓鱼的茶枝,救活了冬天的雪,使大地闻到了四季的香。

九日山上,镌刻着无数南渡晋人的足迹,石头上的篆刻印记,不但是闽南文化的发源地,还是海丝文化的见证者。一个古的字,是一片片的帆帆,用古法造船的技艺,篆刻石头上的航海线;这一路远航的艰辛,是春茶的乡,沁出了石亭绿的甘甜。

莲花峰是一朵更早开的花,花儿唤醒了九日山的金溪,金溪往返回溯:杀青、揉捻、烘干……宛若是仙山下的神兽,睁开了双眸。好像一夜之间,汲上水,开进春天里,地北天南,此处为安,万世流芳。

## 香火中的家国情怀

| 郑剑文



向阳的昭惠庙

本报记者 李想 摄

秋日正艳,山风温热。我们驱车沿着山路盘旋到了向阳乡郭田村,在昭惠庙遇到了一场盛大的乡村民俗庆典,那络绎不绝的信众、延绵千年的香火,那古朴庄严的古庙、热闹非凡的村宴,既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村民们的淳朴热情,又感受到一种精神力量在传承。我本是寻着秋意而去的,而那天我却被一种热情所包围,为一种精神所感动。是的,我在那袅袅的香火中,看到了一种护国爱民的精神延续,那

便是一种信仰的力量,这种力量借助民间民俗活动而代代相传,生生不息。

昭惠庙大殿石柱上雕刻一对古联“乐山飞炉昭惠庙,祷雨斩寇宋明勋”。我伫立在大殿里,对着联文苦思冥想,却仍不知其意。庙里的负责人老姚看出了我的疑惑,笑着解析:昭惠庙主祀朱公观麟元帅,石柱上的联文就概括了朱公元帅的功德,“乐山”点明朱观麟元帅的修行地,“飞炉”说的是香炉自五台山飞至郭田青塘坡的传说,“昭惠”为宋明两

朝撤封庙额,“祷雨斩寇宋明勋”则指朱观麟元帅于宋代祈雨灵验而获封昭惠福宁元帅、明代抗倭显圣而晋封朱府大元帅的传奇故事。他又笑着说:“你看,庙内高悬的‘昭惠庙’与‘青龙宫’两方匾额,前者为嘉靖帝御赐,后者因庙址‘双龙结穴’地形得名,这些都隐含其作为地方保护神的地理象征,其中颂扬了他护国爱民的千秋功德。”

郭田昭惠庙祭祀的是朱观麟大元帅?这是我始料未及的!我搜索了一些史料,企图拼成朱元帅的精神画像。朱观麟,宋代福宁人,因避乱入闽,在五台乐山修行并坐化,葬于相公墓,墓铭曰月庵云洞。传说宋太宗年间,有一座香炉腾云驾雾飞至郭田青塘坡的一棵枫树上,炉上香火持续燃烧七日七夜而树不枯。当地九姓耆老以之为奇,架上二十四阶云梯才上树把香炉取下,村人见炉身刻有“朱公,名观麟”五字,认为神灵显圣,遂建草寮供奉牌位,最初取名青塘宫。于是“飞炉显圣”传说代代相传,“神谕选址”传得神乎其神,这便是朱公元帅与郭田乡的千年神缘。

朱公元帅最初以祈雨灵验而闻名于

世。传说宋代泉州大旱,太守蔡襄曾三次至青塘庙祈雨,终得甘霖滋润大地,蔡襄遂奏请朝廷将庙名改为青龙宫,并加封其为昭惠福宁元帅。明代嘉靖年间,倭寇侵扰闽南,传说朱公元帅显灵,率阴兵在蜈蚣岭斩杀倭寇首领连蹇、张寅、邱德三人,并生擒勾结倭寇的福达、郭勋,捷报传至朝廷,嘉靖帝亲封其为朱府大元帅,并赐庙额昭惠。这一故事与历史上嘉靖年间朱纨抗倭的背景相呼应,从山神到护国英雄,反映了民间将地方神祇塑造为护国英雄的形象记忆。

当嘉靖帝敕封朱观麟为朱府大元帅,并赐庙额昭惠时,朱观麟就从“地方山神”正式升级为“护国保境神”。我想,当倭寇肆虐之时,明代闽南沿海缺乏有效防御,民众亟需保护神来寄托平安心愿,于是朱公元帅的抗倭显灵传说便成为民间抵御外侮的一个精神支柱。泉州是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,海上贸易安全尤其重要,于是五台山上的昭惠庙通远王,也由“山神”衍变成“海神”,为丝路上的船舶护航。两类神祇的职能,均直接解决了特定地域的核心痛点,是信仰传播的基础,也

是民众的情感依赖与信仰认同。

朱公元帅以斩寇平乱著称,民间传说其曾显灵驱逐倭寇,因此信徒常祈求消灾解厄、保境安民。郭田昭惠庙分炉遍布闽南、台湾及东南亚,被尊为朱公元帅祖庙,据说马来西亚江沙等地的昭惠庙,均以郭田祖庙为根源,每年定期回乡谒祖进香。这种分炉传统不仅是信仰的延续,也成为维系族群认同与文化传承的纽带。眼前的建筑为1988年重建,庙宇雕梁画栋、燕尾飞脊,极富闽南传统建筑特色。

郭田村每年都举办办法会祭祀朱公元帅,而我们有幸赶上今年秋季的祭祀大典。这天,分炉到各地的昭惠庙都回祖庙谒祖进香,前来进行的信众有千余人左右。古庙广场上摆开了数十张供桌,人们以丰盛的三牲五果供奉朱公元帅,那是他们最为朴素直白的情感表达,仪式庄重而热闹。香炉里的香火炽热而旺盛,如信众高涨兴奋的激情,不时有震耳欲聋的烟花鞭炮响起,让山风中充满一种火热刺激的味道,那是一种久违了的山村民俗气息,而我却在这浓浓的香火乡风中,感受到了一种浓得化不开的家国情怀。